

经管的“精灵”与“经零小径”

滕胜春

今天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，已经有两栋气势不凡的大楼——伟伦楼和舜德楼。两栋大楼环绕的庭院整洁干净、绿意盎然，一条卵石铺就的小径如白色的飘带，蜿蜒于草坪中，四通八达，没有明显的起点与尽头，似乎是不经意地连接代表了经管的过去和现在的两栋大楼。这条看似普普通通的小径，就是经管学院1980级校友，也是经管的首届本科全体同学为母校捐建的“经零小径”，它的名字镌刻在小径旁一块同样普普通通的石头上。

清华经管的“精灵”

八十年代初期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刚刚结束，中国社会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初期，各种新的思想理论、新的文化意识冲击着人们固有的传统观念。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（当时叫经济管理工程系）迎来了它的首届本科学生。当时只开设了一个专业，专业名称是“经济管理数学及计算机应用”（就是今天的“管理信息系统”专业的前身，清华经管是国内首个开设该专业的学校之一）。

也只招收了一个班共31名学生，称为经零班，同学们戏称自己为“精灵”。

相对于现在的青年人，当时的学生思想相对简单，也相对执着，对国家、社会有更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，表达这种情感的方式也更直接、朴素。《精灵》是经零班自发筹办的班刊，创刊号的序言中就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了这种情感。

“现代化建设需要经济管理人才，我们就要学好这门科学，为将来投入经济建设打好基础。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责任，

我们这一代责任重大，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能力，准备承担重任——建设社会主义祖国，为祖国的强盛多作贡献。”

《精灵》是用手工刻蜡版，油墨印刷的，全班同学都参与了制作和投稿，后来因为学校对民间刊物的限制，《精灵》一共只出版了六期。在这份刊物中，记录了同学们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和成长过程的心灵感悟。与我们想象中的校内社团、班级刊物有所不同的是，同学们在这份刊物上对一些社会问题、科学理论的探讨研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。正



1983年5月女生合影

如《精灵》序言中的一段话，“多学多想，敢说敢辩，敢于发表意见，多为国家着想，多为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努力，一切为了振兴中华！”

载入《精灵》的文章中，有对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探讨，如谷正利用暑假做农村情况调查后写的《怎样进行农村调查》、卓夫的《浅谈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》等；有大胆应用学术理论分析实际问题的尝试，如谢寅的《对技术经济效果的经济性的理解》和《线性规划对偶问题的经济意义体会小结》、倪晓光的《能源使用的经济性与技术性》等，当然还有很多对大学生活本身的思考，如刘燕欣的《大学的理想与理想的大学》及索夫（刘宏飞）的《学习的路》等。

多年后，捧着字迹有些模糊、纸页泛黄的《精灵》，再次看到年轻时激扬的文字和思想的火花，“精灵”们一如当年的执着，对过去和现在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和反思，那种真诚令人感动。

“精灵”们的校园生活

社会大环境的相对封闭，并没有影响“精灵”们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。与所有的清华学子一样，他们学习刻苦、追求卓越，同时也热爱生活，全面发展。当时大学校园里，振兴经济、科学救国是大家普遍认同的主旋律，虽然经管学院人很少，却是当时学校除学生会以外最大的社团——“经济管理爱好者协会”

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，关心政治、关心经济，交流气氛好、集体荣誉感强是经管学院学生的个性特征。

体育锻炼是清华的传统，据“精灵”们的回忆，每天下午四点半，“到校园里来，到操场上去，锻炼身体，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”的旋律，就通过大喇叭响起在学生区的每一个角落，几乎所有的同学都被召唤出去进行各种体育活动。

“精灵诗人”赵剑奇回忆当年的时候说：“听到那个旋律，我们在屋里就坐不住，只想出去与大家一起锻炼，这种锻炼身体的习惯我一直保持到现在，去年体检的时候发现，我的骨密度是公司所有高层领导中最好的，医生说就是年轻时锻炼较多的结果”。现在经管学院拿马杯早已不是新闻了，而当年被誉为“经零飞毛黑腿”的李首无，在运动会上拿了中长跑第二名，就让所有经管人兴奋地喊破了嗓子。而“学者”李稻葵，由于锻炼强度过大，竟然晕倒在食堂里。

八十年代初，邓丽君的歌声传入了校园，一度被称为“靡靡之音”，与《苦恋》等文学作品以及雷楨孝的“人才学”讲座一起被冠以“毒草”。让同学们记忆犹新的还有，学校广播台播放的中外名曲、傍晚风雨无阻地在广播台前听音乐的同学，还有李德伦、严良、郑小璜等著名指挥家带入校园的大礼堂交响音乐会等。据“精灵”们讲，其实

同学们既爱听交响乐，也爱听邓丽君的歌。但在那个年代的校园里，这些好像就算大是大非的问题了。与此类似的还有武侠小说，贾顺平借了一本《萍踪侠影》，开始被同学们一致批评，可很快大家就排队看这本书。周卫东因为排在后面，就等宿舍熄灯了，拿着书和板凳，站在板凳上借助微弱的楼道灯光来阅读。

当时清华已经有请著名学者讲学的传统，“精灵”们对当时的一些讲座至今记忆深刻。大家都喜欢听朱基教授做经济形势的报告。“精灵”们回忆说，朱总理当时是国家经委副主任，讲经济形势从来不用讲稿，所有的数据都信手拈来，实用性强且富有激情。还有经济学大师厉以宁，社会学家于光远，还有当时极富争议的“人才学”专家雷楨孝等著名学者的讲座都给同学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在所学的课程中，同学们都对邢家鲤老师的《工业生产概论》印象深刻，邢老师学识渊博，循循善诱，听了他的课后，同学们才真正感觉到进入了经济管理的领域，赵剑奇说：“上邢老师的课觉得每分钟都是宝贵的，他讲的好多例子到今天我都没忘，而且在这些年的工作中也会不自觉地应用这些道理。”

“精灵”们的“保姆”

说到经零班，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，她就是当时经零班的班主任程佳惠老师。“精灵

诗人”赵剑奇说，我们在校时，程老师以人性化的教导和亲情的魅力，成为同学们的知心朋友；我们离开学校后，她是联络同学们的纽带。想到程老师，就有想家的感觉。在“精灵”们的记忆中，程老师是一个智慧的长者，从不生硬地告诉我们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，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，而是适时地给我们一些成年人的建议和点拨。

在程老师的带领下，“经零班”连续三年被评为北京市的优秀班集体。时隔多年，当年的天之骄子们都已成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。有很多同学工作和生活不同的国度，虽然时空变迁，又相隔遥远，当年的“经零班”却仍然如一家人一样，只要有同学回国或是到北京来，必定要“家人”团聚。有同学说：“经零班这个集体是我们大家永远的精神家园和归宿。”

“经管学院的铺路石”

“精灵”们是经管系本科第一班，和所有考上清华的孩子一样，认为心目中的最高学府一切都应该是理想的。但作为一个新建的系和专业，尽管大家都在努力，可以想象，不如意的地方仍然相当多。他们也曾抱怨被当成“试验品”，是“牺牲品”，但老师们鼓励他们说：“你们所起的是铺路石作用”。从此同学们认识问题有了新的角度，心态也因此从消极变得积极。

正是因为“精灵”们对自身认识的改变，才有了毕业18年后全班参与的捐建“经零小径”活动。刘燕欣说：“铺设一条石子路，纪念我们被称为铺路石的大学生活，同时也记录学院在发展的道路上，如何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成长之痛，我们觉得很有意义。我们非常感谢学院给了我们这个机会。”

多年过去了，这些“铺路石”分布于世界各地，五洲四海。在他们中，有成功的商人，有著名的学者，有企业界的大腕，有跨国公司的高管，也有教书育人园丁……他们是经管学院撒向世界的第一批种子。这些“铺路石”没有让经管的老师们失望，“精灵”陈丽说，我们愿意做经管的“铺路石”，进清华的时候我们以清华为荣，离开清华后要让清华以我们为傲。

千里之行，始于清华经管

“精灵”们学成毕业、离开清华的时候，经管系已经发展成为经济管理学院，也有了自己的办公教学楼，就是今天的文南楼。他们幸运地，又理所当然地成为经管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。

离开母校多年后，“精灵”们工作生活于四大洲十几个国家的不同城市里，在不同的领域里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，但“精灵”们都认同是清华经管的学习生活奠定了他们一生的事业基础，是清华经管的同窗岁月成就了他们一生不变的友谊。

“精灵”贾顺平说，他在清华最大的收获是学到看问题的思路 and 观点，跟其它背景的人相比，清华人看问题更全面。有了这种潜移默化的积累，看任何问题都能有自己的想法，未必是参与者，但一定是鉴赏家。

“精灵”宋海说，清华的严谨学风，培养了做事情的系统性，从而给自己设立了一个标准，这一生都按这个标准做事。还有就是清华团结的集体，可以认识很好的朋友，是最有价值的资源。

“精灵”赵剑奇说，清华是塑造人生的加工厂，有很好的学习氛围，性格中被打上了清华的烙印，就总能不断地自我提高，自我学习。

“师道千秋荣学子，似水年华忆逝波”。在“精灵”们的心灵深处，母校是获得知识的源泉，是萌生理想的绿洲，是探索人生、完善人格的摇篮。千里之行，始于清华经管，无论他们走到哪里，生活怎样，成就如何，清华经管都是他们人生的一个新起点，是永远值得纪念的里程碑。

怀念“快活的兔子”

“不知为什么，人们叫他兔子。实际上这绰号与他很相宜，他思想敏捷，头脑灵活，而且永远快活。”他就是快活的“精灵”——申屠军。遗憾的是，他不能再把快乐带给其它的“精灵”了。29岁英年早逝的他，是“精灵”们心中永远的痛。



1983年9月在西操

“他是经零的宠儿，在任何情况下，他总能自得其乐。在周围同学对繁重课业的抱怨声中，他给大家带来欢乐、智慧和信心，他使我们爱生活、爱学习、爱思考。”这是徐海当年在《精灵》上对申屠军的描述，在同学们的心里，他聪颖、乐观、乐于助人且总能给大家带来意外的惊喜。得知他在加拿大不幸患肝癌后，世界各地的“精灵”们立刻行动起来，各尽所能以各种方式表达对朋友的安慰。

九十年代初期，通讯设备并不发达，“精灵”们组织了一次与申屠军的越洋电话会议。分布于世界各地的“精灵”通过电话又聚到了一起，像当年

在清华读书时一样，无比开心地畅谈交流。在交谈的过程中，快活的“兔子”特别兴奋，同学们完全听不出他是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，他还是那样的幽默、乐观、富有感染力。当时在北京的同学们回忆：听到申屠军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么乐观，大家心里更加不愿相信这是事实。后来北京的同学还专门拍了一个片子，将申屠军在清华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和认识的人拍下来，寄给了在加拿大养病的他。他是带着对母校的美好回忆和朋友们的真诚友谊，离开这个世界的。

一个“精灵”的逝去让其他的“精灵”更热爱生活，也

更珍惜友谊。同学们只要有机会，就会举行规模或大或小的聚会，网上的联络也从未中断过。每次的聚会中，“精灵”们都会充满惋惜地怀念“我们快活的兔子”。

“难忘母校当年培育之恩， 心系学院明日成就之路”

“经零小径”的诞生过程，本身就是一个动人的故事。刘燕欣发起，世界各地的全班同学积极响应。同学们在网上就此事的讨论沟通历时一年，整理出来的网上来往信件就有三万多字。从小径的名字、石子的颜色、刻在石头上的文字、给学院的信的内容等，大家各抒己见。怀着回馈



经零班毕业照


母校的深情，在毕业18年后，大家全情投入地为母校做一点实实在在的贡献。

对于捐建“经零小径”的意义，“精灵”刘燕欣说：“我们并不想把这件事做得太张扬，经管学院现在肯定也不缺钱来建造美丽的庭院。这件事的意义在于我们作为经管学院本科第一班的学生，为现在和未来学习和生活在这里的学弟、学妹做出一个心系母校、回报母校的榜样。”她还清楚地记得，在北京SARS肆虐的那段时期，她却每天都沉浸在喜悦和兴奋中。那段时期，她是学院里收到国外邮件最多的人，不同国家、不同银行、不同货币的支票如雪片般飞来。更令她惊喜的是，许多失去音信多年、也

从来没有在网上对此事发表议论的同学，也都在第一时间，按最高限额寄来了支票。她在发给全班同学的邮件中报告：

“张皓的支票是我收到的来自境外的第二张支票，我万分感慨，张皓一直对我在网上的‘煽动’及‘邮件轰炸’保持沉默，可是支票却早早在路上了，我们班总有一些默默不语但却是永远可以相信的人。”捐建“经零小径”之后不久，“精灵”们又捐赠了以“精灵眼”命名的DV摄像机给校友办公室。希望用“精灵眼”记录下校友成长的足迹和学院发展的历程。一条沉稳的石子路，一目飞扬的精灵眼，“精灵”们赠予母校的礼物可谓是寓意深厚、用心良苦。

在写给学院的信中，“精灵”们用淳朴的语言表达了对母校的深情，“多年过去，生活、工作在世界各地的我们，仍难忘母校当年培育之恩，仍心系学院明日成就之路。捐建‘经零小径’，表达我们对母校永久的眷恋，并纪念我们被称为‘经管学院铺路石’的大学生活，捐赠以‘精灵眼’命名的DV摄像机给成立之初的校友办公室，用以记录下校友们每一次的欢聚。愿走上‘经零小径’的每一位同学都能感受和体会经管校友回馈母校的传统，愿‘精灵眼’见证无数次经管校友回馈母校的时刻。”

可爱可敬的“精灵”们，愿你们永远快乐！

（作者系MBA2003-12校友）